



尚書齋卷二

姜仲詡先生批訂

古姚胡廷忠光侯父



同邑姜天樞靜甫父



禹貢

首總

凡人隨所任事。自須有一番經畫。了了打定。如張忠獻遍覽山川。輒訊屯守形勢。卽文與可畫竹。亦先有成竹于胸中。始一筆掃就。況欲定開闢來。不再經之異變。可乏先籌哉。故於茫茫世宇。分個州域。纔有頭腦。某州爲諸水下流。

當先某州爲諸水上流可緩且隨山剪壅始知何山爲何
水所出何川爲何水所宗卽定其高與大者爲一州主鎮
纔於沒把柄中的有把柄打出個平定乾坤敷土句是主
下二句只根說其實敷奠用力處只在隨刊自是每州排
決皆由下而高併定貢賦定運道錯綜詳畧分明是一幅
皇輿圖龍門孟堅諸志都覺摸畫未盡且其於諸山北條
南條分作四項相度治水從下處濬相山從高處斟自是
一水有一水顛末皆相度曲折因勢加工驅天下水同掌
中舞只拿定高下兩字作永賴經營也乃滔天有定滔天
之經畫全在分州而平成又有處平成之經畫全在辨服
蓋制不新張德不四訖亦未了得治水擔子他把懷襄天
下竟包前包後以極治告還總由胸中如鏡山水如織風
土如繪遂一手運出成絕大神通古來大智故須推第一

冀州水土

急紆君難宜先冀州雖先卑後高已有定局此又破局表
忠决不把尊君念稍差移了些冀不書疆帝都無封也總
是尊君之意冀以河爲主河自積石北流入北狄界轉東
凡二千餘里又阻陰山一帶轉南計三千里入中國壺口

山當河南入之道迎而受之勢最迅激既始為疏濬梁岐
皆河經者亦併為之治岐又勝水所出東北注汾太原汾
出岳陽汾經而汾實東入于河則治汾固所以治河若覃
懷地涑水西出淇水東出且近河漳水一出大黽谷一出
鹿谷皆衡流入北河則其底績為地紀總為河紀也至于
恒水東合涇水入易衛水東合滹沱入易皆從其道入北
海則冀無不治之水且近河大陸皆可耕治則傍河無不
治之土矣

各州土宜

土宜或辨色或辨性重稼種也或書草木志下流受害深
歸墟受利亦深于青并書海濱以鹽政故國家重務特著
利源

冀州田賦

賦先田以冀賦不盡從田也凡書錯者皆因地力有高下
年分之不同蔡註于梁州辨最確賦高天下田參膏腴天
子所都自不專仰資外郡此帝王制畿最得居重馭輕之
畧

冀州貢道

此卽海運之根。亦止因北境無途可輸，不得不藉此揚帆。庶與三面同遵便途，非恐以一方膏脂獨輕嘗不測也。碣石負海當河而夾出，其右直是海運畫圖。

兗州水土

兗以河濟爲主河，所播播之而順，濟所鍾鍾之而安。河出爲灘，東入于泗，下流入沮沮，自濟出者遂會之而相合。河濟澹災旱，窪利典是用降丘下宅，則夙受下流困當何如也。兗獨書此，暫爲卑居民喜之。

兗州田賦

此特借兗賦發明一點定賦之心。蓋以兗賦特從天下之薄，惟量其田疇之入，酌其生理之宜，固無苛取心，亦無私薄意。只是一個正此爲兗言，却該得天下意，非薄賦爲正之謂。必作治十三載地道變而得復，乃同他州是聖人於兗賦曲折體悉。此等處曾何私心，故曰貞。

兗州貢物

害在草木，藉聖人除利在草木，亦聽聖人取。且賦旣從天下之薄，貢安得從天下之厚。故卽盛篚以貢，亦止于蠶桑處，少煩心計者，可見聖人仁兗也。不得不驅使草木。

兗州貢道

濟南入河。漂支分于河。分道揚帆。各從其便。

青州水土

青以海為主。青雖近海。土卑而山無陡險。水鮮驚湍。故特變書法。先言邊海。極東之地。列畦繡錯。次言箕谷。原山之。瓜望海安。趨青州。就治。即在指顧間。

青州貢物

近鹽。鮓。關軍國需賦。甲天下。聖亦早重之。特著所生。而標為貢首。與絺同輸。自後仍以海代。作眼。然非如鹽之供食用。即如絺之供服用。否供器用。雖其為怪石。似惟原無。惟也。且每州必為夷記。使輸誠不盡。裔夷猶非至治。閉關之謝。終多慙德。聖不其然。

青州貢道

青胡不滌。淄是浮。同冀海運也。但汶出原山。陽西南入濟。遂可同兗。河漕又何險之嘗。

徐州水土

徐以淮濟為主。其泛濫莫大于淮。而淮實合沂以流。故為患尤大。上接青兗。下連楊荆。則此淮沂非但徐方咽喉。實

數州之咽喉也。今淮下流赴海而沂上注赴淮。有相從無相背。近免巢居遠通飛輓。一方受福。四方俱受福矣。雖淮沂並言。而所主惟淮。卽蒙羽二山亦夙苦淮波奔鬪。惟胎簪永馴。弁蒙羽堪農。徐永無淮患矣。濟水分流一支東北。至大野而絕。此不啻雷夏肆害于兗地。荷澤潰橫于中州。今北連青濟上焉。有受南通洙泗下焉。有洩。且東原本在濟東。亦大苦潰鬪。惟流止性遂。併瀕水全寧。徐永無濟患矣。淮濟分書治狀。故水地錯言。

徐州貢物

胙土分方。則色須兼五。此社稷之急需。分封之要物。地供其異。卽君採其奇。自是禮樂之具。或由山毓。或自水輸。惟形勝據中原之要。而物產亦擅天府之珍。卽淮夷效款。非供物飾。卽供賓祭。惟一州之土色。備而封建有宗。惟淮夷之幣色。殊而喪祭僉賴。蓋玄可脩悃于齊祭。織縞可攄素于禫祥。是天子之至樂。備而大禮成。藉徐封實多。

徐州貢道

徐全主淮。疏濬之力固惟淮。是始舳艫之進。亦淮實居先。若夫陪尾之派。本合胎簪。挽舟上泗。而淮漕始有直趨之。

勢自是西接灘流。或北通交濟。此泗水之分途。爲河運之借徑。彼淮漕使者。至此始得竟役矣。要知皆溯流逆上。乃漕勢自爾。何得他尋便途。以煩大司空。

揚州水土

揚以江爲主。江漢入海于揚。何以不書。不知彭蠡之豬。正爲江漢志也。蓋江漢分流迤邐。僉會彭蠡。江合漢而益。漢之雄。漢合江而翼。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慘。得豬最難。今江漢安受而下流東趨矣。且陽鳥春去秋來。關南北之氣候。惟岷嶓之勢未馴。其狂奔便陰陽之性。亦失于禽鳥。故于揚特書陽鳥。總爲江漢志。全寧非只爲旣豬紀微效也。其在維揚之東。有三江之橫據。其互峙之力。原難降馴。况憑西噴之澤。勢益肆。東嚙之狂湍。今派似鼎分。海則合入。自是澤區三萬六千。稱東南之巨浸。西吞東吐。慮震盪之難寧。惟下流順而上流自定。故于具區特書震澤。以志下流不入。決鮮成功。乃三江之說。爭疏不一。予直以經註經後導江漢二條入海。處有北江中江。卽知三江總從岷江得名無疑。舍經旁引。故是呆腸。

揚州田賦

他州憂昏墊不過稽天浸地之時而揚苦沮洳獨在既入
底定之后故田爲最下然地處天下之瘠賦不從天下之
薄則昏墊暫息之衆何以支目前但三江五湖之間財貨
漸饒賦歛漸橫而不預防其重亦何以紓後日故酌其盈
詘使後有加額于下上不過中下止如是而塗泥之民庶
終有瘳如此定賦大是一種仁民至意須玩出

揚州貢物

維揚固古澤國物力漸充取易無制則揚民困征猶困于
水故用物不槩責而夷夏隨宜口腹不齟累而常暫異制
深切底慎之心惟沃饒之土專產南金而貢惟三品雖爲
國計不能不責應于金錢但爲民計又不得更征于額外
且文用稱江南之玉石武用推江南之竹箭惟多名山大
澤則畋漁多供惟是草天木喬則杞梓蔽江服用不缺于
淮夷而食用兼輸于錫命列分地分時之課正防後日異
地異時之困則其取揚皆所以仁揚

揚州貢道

揚之貢賦途經幾折都是當時委曲仁揚蓋淮海維揚而
江專其勝江淮不通而海爲之壑則貢道自宜始江然江

不通淮何不做逾沔逾洛法聖人以蜚輓殊勞揚民豈堪
重困也既有海通江可沿卽沿乃江旣可放海何不遂爲
海運徑通碣石入河聖人又以海濤不測奈何以鉅萬供
億輕嘗也既有淮泗足避海險可達卽達是前不妨冒險
以取便後又不容不避險以冒艱二語把籌海奇圖一筆
抹煞

荆州水土

荆以江漢爲主雖入海于揚而荆煩濬治故于荆獨書蓋
分瀟湘一滴已足爲荆患况復佐以漢回三澁涓流便足
爲荆害况復衝以江其狂駭之性最難降伏故特書朝宗
以著其難恬之大勢非止記其成功惟江漢之雄長齊賓
而經流盡帖別派環從至于雲夢二澤一跨江北一跨江
南雖九百微區未足稱雄于七澤而洞庭連接遂易騎悍
于江墟乃或土或作又非爲地平書正爲澤平書

荆州貢物

荆州擅山水之雄奇爲財賦之藪窟故輿衛自壯則有羽
毛齒革軍國咸資則有金三品以材貢而先以爲弓之柁
榦兼之栝栢而武事有仗器械咸需也以器貢而先以鉅

鋒之礪砥兼之砮丹而破的攸資。輝煌是藉也。且戎尚精強。則箇籛楛貢其有名。乃可爭奇于揚。篠祀尚誠敬。則菁茅必兼包匭。乃可將敬于徐魚。顧未可令華衮乏需。衣裳減色。雖玄文貢于揚。充而纁組必篚。雖珠玕貢于徐。雍而璣亦必篚也。總惟荆襄衡嶽之墟。備極尚方。官府之用。至于大龜納錫。此尤希世之珍。原非貢物。故以納錫爲言。

荆州貢道

荆揚之水。江特居雄。故貢道皆始于江。但揚盡東南。則因江入海。雖險實便。荆居南服。則由江湖。漢雖曲匪艱。及逾洛。似有陸輓之勞。乃南趨實幸。遵途之捷。若避陸逾之艱。同揚遵海。輕投不測。聖必不爲。

豫州水土

豫以洛爲主。蓋洛水宗河。衆水宗洛。惟冢領無潰脉。而派由熊耳。爲伊亦安瀾于洛之下。源由替亭。爲瀝出白石。爲澗亦恬波于洛之上。洛且居中。會合並派。趨河洛勢歸宗。則羣澤自定。不必盡出于洛。而自濟溢者。皆豬不必盡經于洛。而自濟經者。亦導稱豬者。榮受濟溢。波安洛流。而餘波更無不洩。稱被者。孟豬爲荷澤下流。導荷餘流。覆被孟

豬而二浸終無潰溢

豫州貢物

金門伊闕之勝○豈少梗梓絲竹之供○且密邇皇封一葦徑○
渡○卽廣爲搜括○豈遽傷仁○乃禹止取其供器用者○與供服○
用者五六品○否則清磬垂和礪錯是錫○其堪供止此于豫○
何私○

豫州貢道

神堯都冀原○便轉漕豫爲近藩○其便更甚東境○徑入西境○
則自洛趨河○是其導洛入河○疏水道以除災者○卽開漕道○
以興利故○一洛告治揚帆永寧○

梁州水土

梁以江漢爲主○上源旣濬于岷嶓○下流復安于別派○但層○
巒險峻噴激多奇○雖江漢就治○梁未可慶全寧也○如蔡蒙○
遭沫水之漂悍○歷代苦難平者○皆得以澄寧酌奠○且境接○
黎雅之交地○控獠番之界○江川旁溢○幾無寧土○亦皆底績○
則寧直旣藝之岷嶓乎○曰旅者特書其險○見無難平之水○
稱和夷者特著其遠○見無未入之墟○

梁州貢物

并鬼之區。層巒險嶂。川壘溪奔。山川之珍。何奇不具。禹終不忍。廣取斃遠。方民惟是。樂器有所。必需國用。無嫌遠給。至于獸皮。益為山居。剩物聊薦。國供取貢。惟斯具見。仁民至意。

梁州貢道

此叙梁西南貢道。備極艱辛。依山則岷嶓蔡蒙皆山。乃必從西傾發。足指水則江漢沱潛皆水。乃必循桓水發源。桓又不遠。通潛雖葭萌別派。暗與潛通。而遠歷臨洮。巴非便道。自是欲自潛趨沔。而一阻漾枝。必逆晉壽。歷宕渠。而後接沔。又欲自沔趨渭。而再阻褒斜。必歷衙嶺。屆武功。而後抵渭。至渭而東行。至華陰。橫衝入河。惟歷叙梁貢道之艱。卽知其底慎。一念愈有難忘。

雍州水土

雍以渭為主。惟窮石之源。望流沙以西。奔而南。谷之派。或合羣流以東。激乃渭水原。合弦蒲之脉。南北相望。勢敵驚奔。渭不治。岍頭所出之涇。雖居中不得而屬也。今渭與泃治涇。遂有以屬之。而入河。自是漆出。同官沮出。子午與渭非敵。卽畢景從。澧出終南。與渭勢均。亦同駟帖。是渭與弱。

水派異東西而治無先後至于荆爲漆沮所經岐爲涇汭所經苦難就治者皆可告澄平且終南灃出惇物灃經以至烏鼠渭經衆水致功同故衆山之祭告亦同又曷下書原濕又曷更下書豬野又曷遠書三危而弁及三苗刻狀當日成功也蓋至豬野而三峽肆激青海西環勢處極卑故功難遽奏又至三危而地接居延流經黑弱居且莫莫善又何生故特述書以志雍功之大成

雍州貢物

攷之雍土監田華陰之側儘有奇供且渥洼產馬鹽池產鹽烏蘭白嶺之墟亦不乏織皮俱于雍無取而止責琳瑯聖意至仁故特下箇惟字

雍州貢道

雍爲天子西藩取途原便但勢必經于河渭轉餉仍艱蓋東北循河而河亦正未易循彼自積石行至梁山南轉三千里山碇盤束至龍門山開陡瀉惟神龍可越故稱龍門則雖捷而險其西南趨渭而渭亦正未易趨或自灃涇或自沮漆皆望渭汭爲同歸之域則轉折亦煩叙河漕之苦大令人主有顧恤之思渭汭孔傳水北曰汭前亦當從

雍州別書

特書效欵西戎見以織皮貢有三國而此三國固西戎非若苗之素寄域中等卽不效欵聖亦何求于遠夷而彼自不覺其來王明知球琳瑯珎天子不以異物勤民何況織皮亦聊以自表其功叙蓋適與不叙同此極志雍功之告成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

探水脉必先窮山脉乃山原西北而水無大于河故以山脉首尾分河脉首尾惟是雍州爲端冀州爲委呀山泝水所出荆岐漆沮涇汭所經禹導三山水皆令入渭共有趨河之勢則河自崑崙南龍門北已關上游之派由是絕河東渡河方南注乃當衝西峙震激冀西則有壺口當導自是稍南而雷首益南而太岳凡汾流皆有所歸而河仍再橫也勢將并豫吞荆乃孤峰力障廻河之瀾東流冀南則有底柱當導嗣是稍東而析城益東而王屋凡流源皆有可窮而河仍未善下也方分九派奔趨乃崇崗東峙指河之歸瀉洩冀東則有太行當導嗣是稍北而恒山益北而碣石凡恒漳皆有所歸河庶安瀾乎發軔三山盤旋九鎮

總是相導。河流曰入海，非便入。只相勢可從，茲入耳。

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

大河南境亦雍州為端。豫州為委，大抵隴西關中渭漳紛流。名山互峙，禹迹所經，自成勝望。惟西傾之陰，洮水是出。朱圉即其東接者，更東為鳥鼠渭水，是經直至太華南。則洛水率伊瀍澗入河北，則渭水率灃涇漆沮入河。雍南所導此畧盡之，乃豫與雍接勝槩參差，自是為熊耳供水所出。更東為外方伊水所經，更東為桐栢淮水所經，直至陪尾亦淮經而泗出于豫州。所導亦此畧盡之。此熊耳伊水所出，在上洛者，後洛水所經在盧氏者，須辨。

南條江漢南北境山

北水惟河居長，南水江漢稱雄。嶓冢崔嵬，漢水是發。南之荆山又南之內方，而大別自梁北而盡之于荆北。夾漢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大別。漢既入江，則蟠旋于大別下者，可無枚舉也。又且西望岷峨，翠嶺逶迤，江水是出。南之衡山控江上流，又過九江而南，為敷淺源。扼江下流，自梁南而盡之于荆南。夾江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敷淺源。江既受漢，則包括于瀟湘。東者亦可無枚舉也。總之二節單言。

江漢大非乃相導江漢所出水併合流入江漢之水如大別之北漢合滙水入江又如過九江卽合九江水但只江漢作主耳若單說江漢則前諸山何又諸水交參況旣詳江漢何不併詳究竟豈入海于揚果無山可導耶千古之謬予偶會出未可與村子輩道○山則不遷水則無定故據今揆古合則從否則否如岷山一條蔡仲默有山脉二支之說旣爲尋龍捉穴之談又出一湘水混雜九江前九江註湘水又原合九江何矛盾甚也註家專有此支離惡結自須慧斧砍之

導山導水總槩

岷嶓弱黑四節導東南之山隨勢施功導西北之水順性疏濬弱水四節海分西南北東弱水合至于龍門總以源由戎狄不必加詳黑水四節黑水在岡春西河漢江在岡春東者導河七節以河爲主下四瀆與瀆東西之水導同則治亦同導河五節亦以河爲主下江漢瀆在南者沈淮瀆在北者三節以水有北條南條之異嶓冢六節海爲四瀆之宗河爲渭洛之宗四節漢江南條沈淮北條也三節以江漢南條水其源可誌沈北條水其源難誌二節則惟主

分合也。岷山二節則又分南北條也。沈米四節則二瀆入海。一川入河也。導淮三節見淮以瀆而入海。渭在瀆西洛在瀆東而入河。

弱水

導水曲折卽在導山中特仍自西北始叙之。弱水源流皆雍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至合黎餘波入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又云流沙在崑崙西南而自流沙經沈羽又自沈羽而西至三危之國是弱水亦當至三危入南海矣。今云入西海果有他據乎抑目擊之乎抑以經云既西遂附云西海乎抑鴻烈之覽撫不如後人之真乎。

黑水

宇宙間一水或橫便是血脉未疏禹功未就故何問中夏何問荒夷凡隴西武威之區其橫潰無若汾關之脉則導之而南歷三危及其入海可南卽南不必更强而之東之北也水無可不疏豈緣夷畧是爲大仁水不必與爭因其南勢是爲大智。

北條大河

水惟河最大源特遠流亦特長積石前赤賓龍野分流合

尚書卷二
十七
派浩莫勝窮。自積石轉東二千餘里。又阻陰山一帶折而南流。始入中國。計三千里。後至龍門。自後盤旋曲折。歷雍冀豫兗四州之地。每經巨嶂。輒作一折。爲華陰折。而作冀南河。爲大伾折。而作冀東河。借山之勢。回水之流。又且難分。使分難合。使合惟宇內之巨流。自應有翕闢之巨力。入年心血大半消磨。個中顧何以必播之爲九也。大抵河在雍冀間。多山。虞激在豫兗間。則地曠。虞泛。使不多分。以殺其勢。則河得原衍。而王必多中土之橫潰。若入海處。使不合力。以張其勢。則河逢潮汐。而爭。又必致海潮之反壅。故或分或合。總以妨害而使之速洩。東至底柱。合下南入于江。見河自東而北。導之入海。漢自東而南。導之入江。東過四句。一見豫無圯河之患。一見冀有治河之利。

南條漢江

予每笑天下無物無偶。魚有比目。水有夫妻。江漢是也。岷嶓源盛。不容無導。故諸水中。獨二川從源導之。乃嶓源稱漾。猶小。至稱漢。始大。若江出岷山。諸源極盛。遂東出巫峽。分流爲沱。則二水之在梁。大小差分。自是浩蕩。延袤。歷數千里。不絕。漢至荆。卽名滄浪。過三澨之水。直至大別山。始

折而南入于江。若江至荊州之澧水橫截九江之口。以至東陵之地。而始合漢。所謂朝宗之象。正在此間。及至揚彭蠡之澤。漢所匯。卽爲江所會。兩波臣共以一澤爲王會。而轉瞬歸墟。自後漢原在江之北。況漾小江大。任江之匯。卽借江之流。故不稱北漢。而直稱北江。且江北爲漢。江南又爲湖湘諸水。而江實居中。故江于會彭蠡後。又直稱中江。歷梁荆揚三州之地。派以分長勢。以合大。其雄悍自不減河。

北條濟水

北條水無大河。濟河最神。而性善潰。濟又最神。而性善伏。使不因性曲導。則冀充豫青之境。且胥受波濤。乃禹于潛。則察潛。所謂與汨俱入。見則察見。所謂與汨俱出。尤是聖人一種相導神機。大河以北之沈。稱沈。是見旋伏。而東見爲濟。此道之于冀者。大河以南之濟。當其入河于兗。是見旋又伏。而見之爲滎。自是又伏。而倏出于陶丘北。乃常見不伏。又東至荷。此俱導之于豫者。又東北會青州之汶。又北東入海。見伏不一。水性奇。而禹且尋源察脉。其導之尤奇。

北條淮水

淮與渭洛皆稱自者以只從流盛處加工不必窮源也。淮亦列瀆中然終非侶也。發源于豫則源不甚遠。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揚則流不甚長。但轉漕之利仍與前諸水同導。則不但三州受福不導亦不但三州蒙災。故導自不容獨緩。

瀆西渭川瀆東洛川

渭水源流皆雍合四水而入冀之西河洛水源流皆豫會三水而入冀之南河。

總結水土

天下惟災深害溥之時便不無豐嗇之嗟。後先之感乃聖心原無分視。即聖力亦無躋施。其州先冀充似亦不同。而治一州下流正已疏各州上流則其同不必在奏治日也。且如以土論土卑同宅土高同旅。如以水論水流同滌水止同陂。凡四海之水波臣輻湊無不會合。統同使海或不。同亦便非九州之同。二同字正相應。

總結貢賦

六府句引起下面六府惟水居先。水治即衆府畢治。凡尅。

水與尅于水者。並就鈞調。而利源以闢。生水與生于水者。並歸燮理。而粒食以開。第未脩民苦水。既脩民又苦賦。故貢賦之制。仁民特深。因土制貢。則庶土交相質正。辨其有無。定其美惡。由是不責有于無。不取盈于寡。宜常則常。宜暫即暫。雖于貢山賦海之內。常存危微戒懼之心。二句重慎字。所以嚴一時之道心。其因田定賦。又為則不一。一不巳。而二巳見體悉。二不巳。而三尤見垂情。由是預籌地力之難齊。定為重輕之參錯。使後或增減。不過增減于斯。直于水輸陸輓之日。早絕催科掊尅之端。二句全重成字。乃特防萬世之侈心。

錫土

洪水初平。新開世界。便須分土建牧。且即賜姓立宗。纔于始粒之民。皆有生色。極治之象。由此宏開。此固治水後第一急務。

德先

史臣記禹言。見雖羣侯。廣德仍以身先。謂宇宙安瀾。使稍有二梗化。是人心未平。更險于洪水未平。惟操心精一。凜凜于不睹不聞之處。庶幾朕躬其本真。將人共觸其故。

尚書卷二
物于朕所行祇有順無距耳此非自任語正自勵語以明敷德之爲急

甸服

此下弼服事蓋錫立仍須有處置之區德先仍須有寄德之實要必財賦有餘京師充實然後侯綏要荒遂成居重馭輕之勢得首尾相足之形此便是真實德施稱甸服者畿內地天子自治惟取田賦充國用也與其轉漕萬里徵發多仰給之艱孰若取辦京師遐邇安休養之澤故其制或賦總或賦銓或賦秸而且服也或不服而止賦粟更或不服止賦米也其有所全賦惟取輸將之便其有不全賦深思轉運之艱其併役者以朝遣夕還雖服而非以害農其不盡役者使得効全力于供稅益所以勸農此賦役之均真創制之妙

侯服

與下侯綏異制總見內治極周蓋重京師不得不重侯服惟天子食租衣稅僅取甸之五百里以自供億其餘大夫士之養廉弗與公侯伯子男之胙土弗與使無侯服何以尊養賢士選建明德故王朝卿大夫有功德則賜采地爲

食邑此詔祿于內臣男邦諸侯則為外臣之分土侯邦勢重而後京師肘掖之地更覺森嚴此萬世封建之祖乃極大經制莫作浮語支吾

綏服

重京師又併不得不重綏服惟其地華內夷外其人君子少小人多故必文武並用斯為久安之術稱揆者正為漸遠聲華宜參求詳畧寧使文采不足遵循有餘稱奮者亦為夷夏控聯宜大整軍實寧使氣勢張皇擅裘袒習于此獨點出文教武衛便見聖人直欲通宇洽詩書況近內地者直欲儒紳多武畧況近外地者是內文外武雖一服已通五服脉絡寧止為綏服圖安

要荒

要荒之制見經理雖周華夏而兼及蠻夷精神雖注善良而旁及有罪令蔡流與蠻夷配搭處置極精惟人不可詩書訓俗不可禮義馴止使受約束則稱要服其生而夷長而夷者固處之有三百里又有非夷實夷罪在放逐者仍直置之夷外蓋肺腑既畢相符而居處又難相混直使隔絕中華庶不為奸宄交煽又惟地不可并牧授俗不可功

令責任其僻在荒遠則稱荒服其生而蠻長而蠻者固處之有三百里又有非蠻實蠻法在流徙者仍直置之蠻外更使遠絕難通庶免窺伺肆毒如斯處置正與武衛之奮密密相維

四訖告成

漸被亦根治水來蓋地已平天已成且經以法度復緯以德澤祇覺我之精神充塞天地人之濡染直透肌髓何弗漸何弗被暨字兼漸被說聲教總是箇祇德直于無聲响處自傳聲响于化表儀處自運表儀四訖亦總是箇不距極狀聖化之旁敷告厥成功又卽祇承于帝之心見其咨之懼已什涉歷之苦宛然告艱正所以醒艱

甘誓

左不攻節

兵家主慎不主輕惟心中有君自可目中無敵如輕君卽輕敵情驕備疏覆潰必矣故左右分執只在能攻御有正法只在能守惟盡職卽是恭君若進神少懈詭遇爭利敵卽伺之總由他心中弁髦君命耳旣伸蔑君之討安得復寬慢君之誅

五子之歌

皇祖節

此特揭祖訓痛切民情。至今猶可省憶。近下俱以心言論。民於君九閭不啻。則勢難近。靈爽尊嚴。則分難近。正惟難近。處止有一近之。可一呼一吸。當與相通。直若環而護之。于目前收而撫之。于膝下更不可以其勢分本。下遂存一下之之心。即君欲下之民。自不可下也。可不可緊。根民字。須認別。惟近之而呼吸擁護。便是本固。若下之而稍見離。渙便為本搖。

予視節

首三句言民常操勝。次三句言有失生怨。宜弭之于早。末三句深狀其可凜。總是承祖訓而極發不可下之危情。一能勝予就居恒說。若當時自不必言矣。此等情勢何堪有失。失多起怨。原不在明。至于明便不止。是怨了。怨乃心之鬱。機不見。正怨之真境。此非不可見。乃不及見。善圖者刻刻不見。若刻刻見。圖字有汲汲固本之思。臨視兆民。見為皆操縱由我之民。不知皆奔騰抗我之民。欲以紀綱名分為之維繫。而紀綱名分都無可恃。轉盼垂絕。真如朽索。

馭六馬則今爲人上者要思爲吾下的這段光景何如而
猶可不敬二句鄭重危情非只深爲怨咎敬卽不自恃人
上無敢下民之一念

明明六句

明明只照下慮後極徹畫策極精便是他映罩千古明而
又明以此盛德創業業亦不小說個萬邦真無限遐思明
知業造萬邦後人難守于是從精一祇台內密參朝野吏
民之經有必不可變之常爲典又有必難違之準爲則貽
之使守以至鈞石之小孰與典則之大猶以爲民風所關
民信所立何可或折閱不相通或乖爭不兩平皆有之于
王府蓋同度量衡有虞首重此便是精一家風亦孰非明
明深慮護持萬邦宏緒者

胤征

謨訓節

聖祖爲國祚謀久長爲君德謀粹白著之爲訓曾非虛談
明白徵驗足以定邦不亂保邦不危此句見必宜遵守意
下卽謨訓惟天于人主呼吸相通倘失降災不啻嗶嗶警
戒然必有戒始謹不云克謹先王靡刻忘天靡刻弛敬值

五氣順序之時常存薄蝕愆伏之警故曰克謹舉朝憲度全憑大臣主持若只奉行不悖不云克有惟是心不忘國意切綢繆雖當修明整肅之日常切壞法亂紀之虞故稱克有者有之于心也百官協輔非只奔走爲輔全以修省爲輔觸處加察惟恐一職之歉大貽君德之殃修亦是心修是合舉朝皆惺惺盡道共成一人之惺惺故厥后遂明而又明此句見臣關係君德不淺

鐸狗節

此見聖祖不但著訓責臣且著令責臣畏天求言尤爲刻切謂之官師便以職兼道不徒取充位于盈庭卽僅謂之工凡司一藝便有諫責故皆爲致儆雖今三辰俱協未有天災苟官師無諤諤而爲之工者亦不因事納忠則失德未縫未必不啓非常之變故特以規諫爲淳淳

尚弼句

欽字是帝王要法亦行軍要法如甘誓責其恭命此仍貴于欽承天變臣肆凌蔑政典此何等時而可或宴安閭外專司舉足危地此何等事而可忘欽翼惟同力則欽勇歸忠原無攜貳之情惟同力卽以弼欽則攝氣歸靜復無躁

張之失

脅從三句

散其黨離其勢此不戰自靖之畧也否則懼者衆而黨日
煩偃師無期矣故知胤征一告已備軍政

威克二句

威克二句乃千古馭軍定律視之如子乃可與俱死愛亦
行軍要道但威更有以克之法無不行令無不肅則克愛
之威本非苛殘止為嚴肅就此克愛便克此中難克其濟
不必在奏捷之日也故曰允濟乃意本欲用威而愛輒有
以克之法有不行令多不肅則克威之愛原非撫字止為
姑息就此克威便已大喪其威其罔功不必在攻圍際矣
故曰允罔功

教系於、方地理、親胤征、
方軍政、子者審、毋忽諸

尚書時語 為白事何事一合
終才外川 然

尚書齋卷三

姜仲訥先生批訂

古姚胡廷忠光侯父輯
同邑姜天權與可父參

仲虺之誥

湯誓一篇提個天來壓倒君字此亦開口提出天意從這
大頭腦處掃慙且盛德得民自無可辭于昔盡道新德又
無可緩于今末仍凜以天命把他透體羞惶換出渾身悻
懼

天生節

有生自卽有欲無欲亦卽無生但就中須得默默主之者
主非主民直是主欲欲張卽情熾此便是亂端聰明亦仍
是欲體祇從欲中透出靈惺真體無壅無昏便揭標于民
欲迫境而呈如量而止故欲無衡法只有又法又無別法
聰明卽所以又之故曰時又錫王三句謂今此萬邦孰非
禹舊日服行四敷之化者表正無人禹服幾墜天乃特錫
王勇有神武不殺之威庶掃腥德之穢特錫王智有芴燭
無疆之智斯察萬欲之情表直則影隨舉禹舊服其子孫
不能繼者正令王代爲繼是天縱王以德全爲有夏計原
不曾爲有商計後王所繼正前王所賴這一翻案絕靈絕
奇典卽天敘有典如君臣父子等守常不失固是率典卽
變不戾常亦是率典就如禹時胤子之宮不病端居藝祖
之器可專一姓也只率得這典惟植千古不可少之名理
者正不妨冒千古不敢犯之嫌疑今日此舉仍只率典以
奉順天表正續服之命數句掃盡深慙

不邇節

不邇二句首揭他心體無欲之妙不邇非只斥絕不殖非
只屏棄凡見可欲便非無欲卽見可惡亦非無欲惟不解

縣不撤御物常自濃。心常自淡不諱財。不較供財常自聚。心常自散乃爲洒然超絕下。六句雖根這個淡體俱是極力形容當塗炭日知覺居先是德值鼎革交左右勳力是功此間分量毫髮難差。今直如鑑空衡平尤見他心中無營無染四懋字最重用非任用就取善說天下人偏全大小何一不足取用但只以人用人便有勉強之情卽用人如已猶存茹納之迹乃其形骸爾我之藩已消于本源之澄澈只見用人視聽惟已耳日用人人才力惟已股肱人卽是已纔見取善妙境過字亦要細看王心簡點最密何嘗有過正惟簡點密則非幾常見其有餘是就王心不自安處俱卽過端吝亦非別有係吝就此改過意着而未化便是吝王自覺自更不惟過形不畱卽改心不着何吝之有二克字宜別科條曠解是寬但有意爲寬寬便有難克者王直從覆情心體濬發出而爲克寬生育廣被是仁但立意施仁仁便有難克者王直從好生心體勃露出而爲克仁凡假託的寬仁彰而愈晦此根實心彰著便卽彰兆民同具真精遂心心孚契默默聯合了彰信二字重信上

葛伯節

尚書卷之三
怨心慶心總透出信心真影子

佑賢節

此指出鼎新時大作用。前有夏簡賢附勢，故今惟佑賢輔德爲鼓舞羣侯第一要着。凡樹功見能爲賢在夏時久蒙淪落，今正宐于爵祿名位外，別有恩施以顧恤，潛修默証爲德在夏時不堪挫抑。今正宐于尊崇，錫予內默寓機權，以扶掖忠是委身殉國者，忠臣心事偏懇曲，故不但樹之風聲且暴白其深隱。良是奉法修職者，良臣發用苦牽制，故不但寬之文法且曲體其未周。柔弱者兼官以治暗昧者，督責示懲，悖逆顛倒者變置其人，荒淫暴虐者戮及其身。推字固字俱宐認，惟于有亾道者細密推求絕無姑息。獨其心體能自完存者，則曲折翌護無少摧殘。凡勢昌非昌，善昌始昌，卽衆善能修非昌，羣心激勸爲昌，乃字見這運世樞機決疎不得。

日新節

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新天下之法，而飭新之本尤係乎德。如使人不見德，祇見威，其于邦亦難說是得全全昌耳。昔惟新德故有萬邦，今有萬邦當益新德，彼日躋之聖敬。

今日有今日煥發。明日有明日煥發。吾不暫晦。同然脈絡。乃所以不少斷。萬邦脈絡。默結難解了。若以本源已澄。人心已固。稍忘洗滌。便是自滿。纔自滿。卽是自離。而又何所不離。四句說得人心離合之機。絕甚可畏。故下更詳指新德工夫。德包萬邦。故曰大懋。是精神愈加振刷。中字點破大德真體。帝王相傳原只中脈。爲萬念萬化之根柢。一毫畝邪不得。故須建之于民。建卽是表正。亦卽是懋。昭彼中非虛。縣于天下。有一事。自有一事。經緯有一念。自有一念。品式只不令事。心略有走作。便是義禮。便是制。伏大力創制之無歉。卽爲垂法之有餘。後昆不過要制事。制心只法王義禮裕如矣。惟足垂後。纔是建中。又述古語見必空虛。心日新。斷不可一毫自滿。師非師人。全要自心中默體。默証一切聞言見行。無不長我善。救我失。自得其得。非得師得。此便是王者所以成其粹清。而懷邦裕後者。論師于自。纔是真正學術。蓋所云自得。本非隘收。正謂凡與我遇。皆我師。凡屬我問。皆我得。乃問惟曰好。全是卽心爲問。就好處發問。問處不足。盡所好念。內全無滿假。總一空虛。則不必別尋所益。此中已優然宇宙之寬矣。裕不裕于問。卽裕。

于好此能自得師者之所以王。二句只就上二句開一層說。莫平看。

慎終節

開基原便思永基。垂後原便思裕後。寧無謹終之想。但永基卽在開基。裕後卽在垂後。終始曾無二局。敬慎只得一心。故曰惟其始。纘服奉天。則謹始亦只要奉天。有禮二句。正是天道。或殖或覆。毫無假借。天亦何心。蓋有道焉。以主張于必然。無不然之際。今惟思我之被殖不覆。何故常隱。隱有一奪鑒天道。伺伏于側。而息息凜承。欽崇內便。舍得制事制心得。師好問無限工夫。天非于道外。別司一命。卽實理卽曆數。則君亦非于欽外。別有一保。卽戒懼卽凝承。了惟卽天。祈天此主術之妙。且至永保。亦正徹始徹終的心力。

湯誥

帝典王篇總離不得一天字。故仲虺提天以掃湯慙。湯亦卽提天以靜衆志。天者性命治亂之宗。

惟皇節

此節便是子思作中庸的根柢。惟皇降衷。天命之性也。若

有恒性率性之道也。克綏厥猷，修道之教也。惟皇惟后，緊相關照，以責重于君。○凡情與情相薄，習與習相摩，獨就此心中有隱隱與心俱生，而不容少偏，不可斷滅，此爲何竅。這便是衷，這便是恒性。惟民不經學慮時，不着思勉時，率性而出，卽所率是性了。故曰：若有恒性，性得于若，則厥猷便已隱隱含得。但智故搖奪，何能盡安。惟曰：綏者如父慈子安，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夫當然而不容已。心順身體有一種恬愉之妙，雖爲有心之綏，依然無心之若。直是以天還天，惟后內有兩意，權柄操天下之獨，則一經一綸，有以潛醒夫婦之神，且知覺居天下之先，則一舉一動，有以陰作衆庶之範。

天道句

善淫要根降衷說。惟皇降衷，則天所降原，惟此善稍有過當于衷，便是淫，非必縱虐也。一念善卽福，福生于所本有。一念淫卽禍，禍生于所本無。根心體以運操柄，此卽天精微之要道。正所以密護其綏猷。

孚佑節

孚佑民而民允殖，正相應曰孚。曰允，總見真真確確不稍。

尚書齋 卷三
虛降衷○初心○弗僭○略住○斷而不斷○謂上天福善禍淫之命○
果無僭差○令憔悴○蘇枯槁○復貴若草木敷榮○兆民生理未○
必其允者○至是宛如降衷之初的確生殖矣○貴若二句先○
喻後正○古文倒句法○

俾予節

天有以佑兆民而兆民殖○乃天又有以俾一人而一人憂○
俾字重正○孤負不得的天心○邦家紛然戾性命之正○特俾○
以輯○樊然不得性命之安○特俾以寧○這便是綏猷○責任則○
未恐無以謝邦家○先懼無以對上下○這點心脈○亦就是輯○
寧心脈○刻苦承天處○

造邦節

此欲臣交盡其責○蓋天心善寄原以輯寧一事○半俾君半○
俾臣○若臣不守典○轉以其責推君○是罪戾中復增一罪戾○
憂危外更添一憂危了○故有戾降衷○即匪彝不可從○有傷○
恒性○即惰淫不可即無從○無即便守典○總是皇降彝倫○
在民為恒○在爾即典○爾無創法○只有守法○典為天降○故守○
典即以承休○

簡在節

兩不敢卽是帝心。世局只有個上帝主持。衷無不降。善無不福。淫無不禍。故或善或罪。凜凜不敢少差之一念。卽是上帝炯炯不容少昧之一念。惟卽已心。凜帝心益見簡別。精嚴後四句復言非特罪當朕躬。然後爲罪。而誰主萬邦萬邦之罪。都是我罪。總是危懼心情。亦總認得綏猷。惟后克忱節。

君與萬邦所對者天。所問者心。乃衷由天降。則心卽是天。若心裡信不得。便于皇降本體責任。猶界虧全。卽此無始。卽此無終。若一念能信。輯寧者真見輯寧。守典者真見守典。只此一念。便足千古。非必奕世纔見。有終忱字最重。

伊訓

只明言祖德一句。便提此篇之主。亦卽後諸篇之主。仍頂着這天命敬天法祖聖學自不容離。

明言句

明言者或原其始。或要其終。有闡發不出之隱。俱爲闡發。庶幾凜凜惕念。恍恍思從。

方懋節

方懋不是初懋。乃是懋之胼胝日更懋之平成後一段。淬

勵精神方新未艾無災是三光循軌五行順敘山寧不崩
川寧不涸鬼寧無恫于廟神寧無降之罰夫大而難測者
天既無有災或謂是一脈相通若遠而至難格者山川鬼
神何亦盡寧然或大地江山具有性體鬼神靈應馨香可
通則微蠶難喻無如鳥獸魚鼈豈亦德之可暨今且飛走
遂生游泳適性四句極形容懋德感通之妙造攻旬申足
弗率降災朕哉旬申足假手有命言築造攻僅在鳴條弗
率商之有命僅始亳都能修一予一奪報應神速曾何可
恃

聖武節

自毫修德德本非常以武爲武者衆人之武以德爲武猶
有強合者賢人之武如不殺而殺殺而不殺莫知其然而
然始謂聖武此正至德處若武便難寬聖武便自寬威嚴
中撫字纔是真撫字所以德孚民念而允德結民念而懷
允懷總是懋德感通

嗣德節

繼體爲兆民主此不是嗣位直是嗣德蓋今卽位初在王
心則志慮方新之時德易進在人心又觀望方萃之時德

易孚是修已化人皆在這時節立字都要照初字意說德
莫先愛家邦四海又方注望王之能愛以爲愛是今日必
有立之愛者則不惟其他卽惟此對越之親德莫先敬
云不惟其他卽惟此左右之長愛非只繼述此心自凜日
新之德便與先王息息相依敬非只聽順此心自守禮義
之制便與老成念念無忽二句特提嗣德謹初之要末二
句言一心默貫德孚沛達正在初妙光景

肇修節

首句正應立愛敬句見德盛如先王也不過在倫紀上實
力德始亳都乃其所始惟修人紀諫爲人紀護防直言進
規何慮不從但或耳從心拂紀防早壞今曾無面從先民
爲人紀表儀德望非常亦何敢不懾但舉動雖愜意旨多
睽紀模畢壞今何時不若明忠獨着二克字正照夏桀說
惟盛世易懸朗照乃夏方闇汶獨提朗照于昏德之下惟
主聖易竭精誠乃夏已式微獨罄精誠于暴德之朝故皆
曰克二句乃人紀大根與人只許可採錄未說到舉用上
既取尺瑜何計寸瑕則所取于人者宏極粹真身時勤檢
閱惟恐微瑕偶乘一成莫挽皇皇若不及則所防于身者

密二句正曲修人紀處。至于二字無限積累無限追思。若只從精力拮据非艱惟從茲心靈修習始艱末句歎絕悚絕。

敷求節

此萬邦艱造之自須艱守之。第此嗣德承艱之要非哲人再參勘不出。故特擴彙征之途。敷求俾輔要知俾輔內亦總傳得修人紀這段心脈。

官刑節

先王仍恐後嗣逆耳。有以教臣下之不忠而弛其輔弼。故特制官刑說個傲字非遽加刑。但示以難逃之憲。則雖有因循之情。未必不震悚激發。三敢字須別人君風化之主。下誰無欲。只是不敢。君惟存一敢心。便示天下以恣。雖無忌之心。而相習成風。了不匡之刑。獨墨正指他隱忍的心。曲只是一個貪然待刑。而後效忠于忠亦薄。况令法嚴而猶不匡于法亦窮。故具訓蒙士早培朴念。預激忠腸。如此慮後真極深至。

祇身節

先王慮後傲臣。亦總為着王的一身。其敢于縱欲。惟其不

祇今。憚顧身而處處皆凜。雖縱欲。苟伺臣下。未叅。決不敢。誤。卽風愆。能祇卽是能念。而無刻忘。先王處下。疊言其當。敬念。惟早慮。縱欲。特爲警。縱欲之謀。其關天下國家。真爲甚大。故曰。聖謨洋洋。從此發爲嘉言。其徵應。雖尚需事後。禍敗已宛具目前。一語實一明徵。故曰。嘉言孔彰。凡繼體主。或不念祖訓。只謂聖祖發祥未遠。上天眷注。方隆。豈數十年間。遽爾轉移。誰知上帝全無可憑。善卽能祇身祥。卽天之善機。不善卽風愆。殃卽天之沴氣。惟其作之。是以降之。三句正照前方。懋數句意。說得當。敬念絕甚。凜然且善。不善之作。毋謂小。或可忽。如風愆之訓于吾身。謹不謹。似不關係得多少。但當修德時。再存不得這念頭。若眼前萬邦眼前宗祀。其慶墜所係。更不消多得德。雖小而簡于上帝。是亦作善之善。故萬邦之衆。皆增休慶。總亦降祥之祥。不德亦如之。

太甲上

不惠定有不惠之源。非忽則恃。故直提以破之。乃太甲總視爲尋常。遂言惺心法祖。便足萬世。此等劄論微言。真千古諫君的脈。

顧諟四句

主德莫大勅天勅天無過法祖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靈惺不可磨滅。這便是天勅令一般。一息不照顧。便覺有昏戾處。故先王特加顧諟。息息與此命相依。因以之承天地百神。無不以爲有明命之時。無不以爲當顧諟之地。而罔不祇肅以承二句。只是顧諟于無間。不是兩層。

自周二句

國家基緒始原。非相獨始。則終亦豈相能終。此全係君周說。個自周見周。惟自周相不能代君。周正重責君意。惟是慮周數十世之遠。一毫滲漏不生。自篤純常之脈。卽自造久安之慶。君造之相亦享之。君相原是合體。一終卽無不終。兩終字無分別。

昧爽節

先王修德之勤。其一種心法已足。垂後又廣借人以傳。這段諄謀苦心。那得不少念。○昧爽時攻取未乘。靈光忽躍。在常人爲幾希者。在先王便爲全體。雖本來清明無煩拂。拭于此。尤覺大有提醒。此念惺惺。惟恐或昧。竟不敢卽安坐。以待旦。次句緊帶上句說。只是他自不容息的心。精啓。

通句點破旁求深意。謂後人如前人。與不如前人。俱不可知。惟得俊。又爲之開發。順導。則此不顯心精。庶有寄托。庶可不磨。是其殷殷命後人者。固自有不言之言。毋或顛越。之以自覆。末句緊根上四句看出。

慎德節

不顯待旦。總是個不自放的一脈。故此處說個儉德。儉似不過樽節。屬諸人主初心。便渾是清虛真體。使一有忽念。儉卽轉侈。惟凜然能慎。侈難參儉。慎正儉之悚神。元氣養于節。齋根基固于歛藏。儉德卽是永圖。能慎卽是惟懷。無

兩層意說個永圖。亦緊照自覆說。

若虞節

儉德在吾心。爲不遷之天。則在家法。便爲不刊之典。刑而總爲不可少。越之度。惟卽欽爲率。非度不釋。正指點個慎德。及萬世有辭。亦就是永圖了。○若虞二句。接上生下。婉動之。以省德卽是度。省卽是慎。當機關初動。勢有必往。卽幾爲躊躇。必括合度。始釋。再不敢謂操縱由我。輕發誤用。省字固重。機字亦重。臨幾便省。這纔是能慎。乃度非可師心。而造舍。乃祖求度。便是射無常儀。然度原不離心。而得。

如舍汝止求法祖。又是射空赴的了。心本員神。何所爲止。惟天然程尺中。有一定難淆者。在今惟恐縱欲損傷。一如初體便是。欽非止外。別加欽也。曰攸行。便知所行處。都只是個心。惟此心。欽翼舉。凡不顯心精。待旦真意。不必形模迹肖。就寧一之中。神變化之用。卽止法。便得祖法。是卽止爲行。卽欽爲率。更無二功。直要他以心法祖。乃是根本。聖學朕所期望。不過盡此。故以懌卽萬世所仰法。亦不越此。故有舜二句。正歆動他念聞。

太甲中

前致慶幸之詞。及求善後事宜。總脫不得法祖。

民非后節

民非虛生。能正始生。然克胥匡。亦總是一個君德。四句便是慶幸。君民相得。語虛看大。非靈機倏轉。便見天心。誰令無始。誰令克終。便可想真切。眷佑亦是慶極。描摹非真。以君德歸天也。惟德斯爲真休。惟終德卽是永休。末句俱要在終德上。想出毋徒作永緒浮詞。

允德節

此示圖終之要。君之一身。原爲上下通合之身。惟通合上

尚書卷三
下爲修則所謂不明于德。這便是個真明了。禮度初開。莫道此身遂已粹白。修然後知有不修。此句有工夫。能修身則德便允了。蓋允莫允于妄根盡滌。而怨艾猶虛。乃業已滌妄略無浮飾。則此身肫懇之處。便與下有呼吸共貫之神。凡若渙若萃之民。盡聯合于真純不散之脈。此句直言自新新民。以明其德有全修。使修局一膜。便受一膜蔽。隔惟合上下爲修。纔于德體翕聚源頭。無不通徹。所稱明后。卽惟此耳。惟字正照不明句看。

子惠節

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父母于子只是個允。惟惠爲子惠。方見允德一誠貫徹。故民服從其命。無不出于誠心忻悅。並其字重看。極言協下之廣。後后之思。直信若父母了。

懋德節

既舉湯德。因勉太甲法之。懋字內便有不息工夫。烈祖不顯待旦。如何存心。纔成個協下之允德。今若一刻豫怠。便不相符。豫怠要細看。凡自見爲淬勵。卽是豫象。自信爲能。終卽是怠根。

奉先節

王于朝夕非先靈陟降時。卽耆碩後先時。非萬形獻狀時。卽萬响投聲時。無時非德所係。乃亦無時不思。正是個無時。豫怠而可成允德。孝恭等都要細看。思孝只當事。神理與祖考精神稍不相肖。便非羹墻罔替之思。思恭只宴閑起念。與師保凝丞稍不相符。便非嘖笑不忘之思。王德未悟前慮所視不遠。旣悟後更慮所視不明。蓋遠莫遠于真明。而萬邦萬世爲近。掃盡神明之翳。自成昭曠之觀。故曰惟明王德。未終前慮。聽與德碍。旣終後更慮。聽或未聰。蓋德莫德于靈聰。而謨謀獻納爲淺。大豁靈通之漏。自聯一德之交。故曰惟聰如此。看纔合圖終至學。

太甲下

此申明上篇法祖懋德意。故云申誥總歸重終始慎厥與。句先王是所當與之人。升高以下卽慎與。工力及點出未三句防君之微。全臣之節。大臣全在致君。君致便空急退。聖人也要識這機括。

惟天節

天與人主呼吸相通。似乎有親。不知寥穆之境。原は無親。克敬則戒懼湛一。卽心卽天。何親如之。是親由我。造天仍

自無仁曰有仁謂根心實有敬誠曰克謂能直潛通民爲天視聽主鬼神爲天運行吏是人主所俯臨仰對無在非天所以單言天位惟此位非一人之位非祖宗之位乃上天時刻臨汝之位則人主無時刻可弛慢殘忍卽居恒凜然難必之念便爲禍福遞變之機真絕艱危若只說禍亂倚伏猶粗

與治節

德惟二句正爲上艱哉下一注脚乃致治樞機雖屬心裁只須摸古心德密運處卽是道非兩也與朝主制度雖卓終歸朽壤獨此可見不可見之道則皇傳帝帝傳王是古今一大脈絡能與治同道卽是以與自與故曰罔不典如脫離真體止惟粗迹耳故亂不言道而言事觀與亾之機的係所與則與必宐慎了但不虞始神不奮還虞未念不堅卽一念之慎便是致治之道終如其始無刻稍弛便是與治同道非真有個死模仔細刻画這一點徹底靈惺卽是徹底朗照重明非兩明不間卽不測

懋敬節

顧諟祇肅此何等敬脈日新待旦此何等懋勉懋敬卽是

德時懋敬。卽是終始慎與。而爲後人所當與。惟無時不勉。敬便此心息息與天相貫合了。曰克配。是不徒爲天下君。見實能爲天所親。而呼吸之間。默相對。惟根心之緒。斯爲令緒。不止以配帝言。監茲便宛是懋敬真體。

升高節

此恐太甲因轉關就合。或存一忽易心。先病下藥。只在個處。故升高四節。一意轉承。舊謂畫一以告大非。懋敬工夫。全須平其心。靜其氣。眼前忽以爲下。而下正不可忽。高之而同。百王配上帝。都只在下學處。舉步忽之爲邇。而邇正不容忽。遺之而正。四方休萬世。都只在切近處。言自者。正言高。迺與下適合。體難分非。自此至彼之謂。

無輕節

惟懋敬工夫。存不得一點忽。故莫謂民已懷。可輕。當常思其難。莫謂位已定。可安。當常思其危。民事本難。輕乃所以增難。君位何危。安乃所以成危。

慎終句

民終懷位終安。此不可不慎。然終正不在他日。慎正不容緩。圖今日是始。卽今日是終。萬世宏休。只在當下。此又把

前慎終挽歸慎始更覺切至。

有言節

人主多不知慎。只爲群言搖惑。其實聽言法論道。不論心志。况心爲汝心。志爲汝志。係之以汝。便帶一分私。惟道正終始之定。摹必求正。慎終于始之定力。

慮爲節

監先慎與究。不過于居恒求意外。獲然不思而獲者。幾人。只要惺惺能慮。亦不過求德有成。然無爲而成者。幾人。只要汲汲能爲。二句總振他與治之神元。與貞配一與萬配。

一人惟能思能爲。從與治同道中。精心磨練。則其粹美而良真。灑乎無罅漏。可爲儼一乾元體。而爲元。乾元默運。便萬物各正性命。而貞。蓋元自包貞。貞卽根元。非有漸次。曰以貞者。謂卽以是得貞。惟還証一人。而萬邦已倏化。其偏倚這純。是元氣布濩。纔見真。獲纔見真成。

罔亂節

與治同道。道所運用。卽爲舊政。乃與治精神。必不退轉。不爲非道之辯言所亂。纔是終始慎。與臣輔君與治。而視烈祖率攸行。便是成功。功旣成。須善居。若寵利止。可建功。非。

尚書卷三
可居功君有暫難退轉之局。即臣所亟宜退轉之局。君慎所與有配帝之休。臣復潔所取有以承王無斁之休。故曰永孚于休。君臣勿平。

咸有一德

為臣的無不散之筵席。為君的無可了之心脈。一德兩字。直貫通篇。用人取善正一德實際。及說到匹夫二句。真是極精極一。

難謹四句

人主弛情。只緣確信天休。似謂決無變易。此一念大差。故開口破出。夫心尚不可信。而信天乎。惟信正所以成其難信耳。難謹即靡常勿如。註作轉証語。德即命之真體。虛遷之命。以靡常操。君實完之命。以能常操。天心常存。弗保天乃特為保。保就天說。觀下皇天弗保可見。

暨湯二句

常非拘常。迭變還常。一非拘一。萬殊亦一。不一從。一生神。一從。不一毓。竅然非相德。咸一亦安。成君一此。即舍後用人。成一之旨。天得一清。故惟一即享。

非天節

此節非只翻上卽悚太甲語見天民之際絕不容希覲念頭只有個一德。斯爲同聯之券。一德卽天之心。天佑商天原不見商。祇見一德而自爲佑。一德卽民之性。民歸商民原不見商亦祇見一德而自爲歸。故人主再不消問天民之交。只須管此德之一。

德一節

吉凶莫遽作災祥在事應上粗看了。惟存想中再無歧德。想卽形神交通出入齊恬從一生動動正所以躍一之變。從一集吉吉卽所以繪一之靈。要把吉字挽歸一德。纔不落輓季諛古德自藏萬決不藏二。三三似爲一微分之體而蝕一神者專在此微分之處。一念受駁觸想難寧。二三卽凶非事應始凶祥卽德之恬氣。非有德造祥災卽德之孽氣。非有災報德災祥皆德自降。吉凶又何至微差。

新德節

命卽天命。惟天有心。繼體自不覺。過後倏惺。這個眷命。陡然新服。自須有副之者。惟德常命乃可常。則命新德當倍新。乃新德亦只在一德。德原不但無二三爲一。且無終始爲一。雖由終細究。有甚微難。竟工夫而曾不與始。岐是無。

尚書齋 卷三
故則新常無故便日新了時乃二字最緊

任官節

一德之機君臣共貫自昔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便知是君與臣共的了那得謂修已無事資臣或可輕任○兩惟字見都濫不得便舍得後難慎和一意了賢與才皆一德流露之名克堪左右之人卽咸有一德之人惟如是則收否卽否蓋德之一原一于朝野之同德乃臣爲上爲德競出靈心映合君心無事規繩之迹爲下爲民卽以君德普爲民德無煩轉貸之勞德合上下爲新則臣關上下爲職如何濫得二其字正根上緊轉謂庶幾量才大小或論官宐否而其難庶幾稽人又復斷已而其慎二惟字正歸煞語收重一字上難慎如是則不惟其乖惟其和都俞吁咈正得相參縱令堂陛森嚴每有藹然至趣且不惟其雜亦直惟其一仍化二三仍融終始至于任賢皆一纔成德一

師德節

臣爲上爲德正緣君自有以師之而師必定所主主必得所協其任用時究在惟一取善時亦在協一無在非一始見一德精功○德欲有常師德再不可有常無常者正當

之原有師之者必須有所以爲師者此不應拘定渾成德爲師惟圓主分布善爲師乃德何以一惟有能一者故一能一卽是君心萬于此逢一亦于此化今主善只要協着這個非惟不見有善併不見有協纔是個主善而一德

大哉節

所謂一德非但臣德與君德爲一且朝與野相孚而無不一守與初相通而無不一目前與後世之民德相聯而無不一方了得這一德○其因心透言于言中旣醞釀無際于言外亦包括無涯故曰大且因言知心非心中極粹無紛何以于言極廣無外萬姓何知輾轉生知則惟一德功到王自有以俾之俾字最重先王一德克享天祿故祿非倖受以德受德受者至安不搖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民非形生乃神生神生者曠世不泯况其心皆率祖協下之心卽其言皆率祖匡民之言何弗克綏何弗永底莫只作效驗說

七世節

此益見一德工夫斷緩不得世亦多英資令範何所修而決不敢祧卽此可想他的德乃至一無二之德民且萬智

萬方何所見而推此一人爲長卽此可想他的政乃極粹
無瑕之政俱主善一邊說以聳之

罔使節

純聖規君步步緊煞彼壓萬夫者直須有收萬夫之宏力
卽寸慮俱遺不得○此事使與他處不同使卽隨材錄使
事卽效長獻技是君子民原有必抒之善善體至廣特不
容自廣上有獨封之自下遂有默鬱之自卽匹夫匹婦在
舍生中亦原狹其自所求盡在萬善中更甚狹民具此洵
爲毫釐君缺此便爲滲漏惟虛一人之自以盡天下之自

纔成一德之功

桐君之教子古以爲異奉不若太中不傳
伊尹又不終奉君成叔古者設保立傳
後終天見正人少正以輔至名且以和
於身元平一德思法不終已中桐君又

何身乎



